

尋夢園

■ 昆騰山人

寒石是一位現居北京的中國著名書畫家。最近他的友人為他在深圳及香港舉行了兩次書畫展；並以「鴻學博藝，從這裡開始」為主題。

本人人於二十多年前已在北京認識了寒石仁兄。（他年紀比本人小很多，但藝術造詣高很多，因而稱呼他為仁兄也無不當吧。）他在十六歲時，已是山西省的乒乓球代表，後來因曾受腳傷而促使他領悟了當運動員的「壽命」可能因傷而立時了結的。剛巧他無意中得到機會在一農村中認識了一位年老書畫家，讓他啟蒙了解了書畫藝術的開端。當然他也知道要在藝術領域內打出名堂，是比體育運動可能天難的。後來他又獲西冷印社社長、香港之寶鏡宗頤老師收為弟子。

事實上也已證明了他在藝術界內已建立了他個人的特殊地位。他現在已是中國文房四寶協會會長，解放軍藝術學校文化管理系主任兼教授；他又兼任中央黨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兼任教授。

當年，我們一群來自香港及深圳的友人前往北京交流時，看見寒石年紀不大而具有那麼高的聲望，似乎不大相信；特別有一位團友的乒乓球技也是高手，而剛巧在附近又有一張乒乓球桌，便乘機在寒石面前玩乒乓球時，故意表演一兩手高難度球技，於是我們乘機懇求寒石也露一兩手；在推辭不下之勢，寒石拿起球拍，故意讓那位香港高手隨意抽擊，寒石總是輕易地擋回，當那香港「高手」蓄意狂攻時，寒石一聲不響，一記反手反擊得手，全場掌聲雷動。大家包括那位自負的香港球手也真的欽佩這位奇才，真是真人不露相！

寒石書畫展

由於我們又聽說寒石是講解毛主席思想的高手，於是便請他指教及開啟我們。寒石知道我們有懷疑，同時也極有求知慾望，他便帶我們到他的書房，在一張宣紙上，以毛筆開始寫毛主席詞、調寄沁園春的「雪」，第一句是「北國風光……」然後繼續狂草，一邊寫一邊解釋那些詞句的意義及有關毛主席當時寫這些詞的心情，寫至最後一句「還看今朝。」大家也真的是衷心地大力鼓掌……

上面數段主要是簡略地介紹寒石的剪影！現在馬上進入寒石仁兄展覽的主題吧！由於他的書畫內容太豐富，本欄「地皮」太少，想加插一幅題字或小畫也沒有可能。在展覽會上，大會派發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場刊和一張內地出版的英文報，用了兩大頁刊登寒石展品，只是展品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在展覽會後一個簡單集會上，一位籌委說了一段很有意義的話，大意是國家現正推出「一帶一路」，並將粵港澳大灣區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鞏固及提升大灣區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的地位；同時也將外國優點帶回中國，彼此均可以獲益良多！

但假如只是注重經濟和商業的發展，而缺乏文化的交流，則恐怕未夠全面。今次一群有心人特別在這時刻推出寒石書畫展，是希望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過程中，不要忘記加入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寒石的書畫展的主題是「鴻學博藝，從這裡出發。」目的是促使「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和交流更趨完美；敬希「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的舵手，切勿疏忽了文化在交流中的地位也是同樣重要的。

宇宙和世界

■ 隨想

■ 興國

前陣子的新聞報道，美國太空總署可能會公佈發現外星人的消息，這消息是一個戴上面具的不知名人士在鏡頭前親口說的，不知是真是假。只是，科學家最近在浩瀚的宇宙中，在銀河系之外的太空裡，發現了幾顆可能有生命孕育的星體。這表示，這個世界之外有外星人在生活着，是有可能的。

我們一直以來都習慣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對於習慣了的用詞，都不會去深究。當我們說我們的世界，當我們說無窮的宇宙時，世界和宇宙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我們都習慣了世界就是現在人類居住的地方，而宇宙就是太空，但世界和宇宙到底有什麼不同，這兩個詞相同的地方又是什麼？

我看了吾三省著的《古代漢語八千詞》（商務印書館），才發覺原來我一直也有這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習慣。因為在書中的「古人心目中的『天』和『地』」的小節裡，作者說：「世界兩字分開來講：世是指時間，界是指空間。佛教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以過去、現在、未來為世。宇宙也是這樣：宇是指空間，宙是指時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世界和宇宙這個詞結構一樣，意思有同有異；同的是兩者都可以作為天地萬物的總稱，不同的是宇宙一般用來指地球及其他一切天體的無限空間，而世界一般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

如果美國太空總署真的宣佈早就發現了外星人，這就表示，宇宙中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世界存在着。但我們卻不知道，外星人是否早就得知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之外，一直存在着地球這個世界？對他們而言，我們是不是也被稱作外星人？而宇宙中的外星人世界，到底有多少個？這些外星人會稱他們生活的地方為世界，稱浩瀚的天空為宇宙嗎？

維護香港繁榮 保持愛國愛港

■ 思旋

■ 思旋

九年後重訪香港的習近平已貴為國家主席，偕夫人彭麗媛上周四乘專機抵港。連日天氣本是風雨綿綿，當日習主席一行抵達時卻是藍天白雲，一片晴朗，誠貴人也。

習主席甫下飛機便向香港人送祝福，十分窩心地稱「香港一直牽動我的心」，並坦言訪港三個目的：表示祝福、體現支持、謀劃未來，他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習主席還在機場候逾百名採訪的記者，平易近人，令人欽佩。

習主席伉儷在港三日行程安排得密麻麻，有關當局做好一切保安措施，可以說是歷年之最，而當局對習主席、習夫人的行程公開，透明度高。習主席之行最重要的是7月1日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顯見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習主席來港視察是全方位的，體現中央全方位挺港，令港人受落及感動。就以來港即到西九文化區視察，雖然文化區的建設幾經風雨，但是香港人對文化區有信心，因中央與特區政府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

假以時日，西九文化區將成新地標，尤其是「小故宮」也在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簽署儀式，顯見國家送出了這份大禮給香港，讓港人更了解國家歷史及文化，港人相信能夠在此展出的收藏文物肯定都是國寶，據稱將展出不少於900件文物。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故宮館豐富了香港

的文化生活。他見證了合作協議簽署，勉勵香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雖然有關「小故宮」的合作計劃曾引起一陣風波，但我相信「小故宮」必然得到港人的歡迎。習主席關心香港，皆因香港文化是國家文化重要組成之一。

香港的未來必然與創新、創科建設分不開。習主席一行來港，少不了的是科技包括航天科技等方面的展示，令港人對國家的航天創新科技成就有更多的認識。

抵港視察的國家領導人，當然少不了親到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習近平主席是軍委主席，周五大清早便到石崗軍營閱兵，鼓舞士氣。閱兵亦招待了不少市民，彰顯擁軍愛民精神。事實上，20年來駐軍從來沒有收過香港市民一分錢，而駐軍部隊在港從沒有對市民做出擾民的行為，盡顯駐港部隊親民愛民、文明之師的精神。

習主席在港對施政五年的特區政府官員稱讚成果甚豐，力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港人應該不會忘記「佔中」時候所發生的事件，全賴特區政府官員民團結一致，力挽狂瀾，力排「港獨」，終使事件平息，維護了香港穩定和繁榮。

此一事實確令中央對此加以肯定，相信治港團隊一定會薪火相傳，新舊無縫交接，無論去留，保持初心，保持愛國愛港之心。

習主席的親民，習夫人的溫柔親和力，在港匆匆三日視察，給港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歡迎習主席伉儷常常來香港看看。

一位老編輯的風範

百家廊

戴永夏

我的恩師張蕾教授是著名的文史專家，也是一位雜文作家。2014年春節我去看望他時，他給我講了一個跟一位女編輯交往的故事，令我至今難忘……

那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時為山東師範學院（今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的張蕾正在系裡參加「整風」學習，忽然接到傳達室的電話，說有一位從北京來的女編輯要見他。

放下電話，他立即趕到傳達室，見一位年輕漂亮的女編輯正站在那裡等他。還沒等他開口，這位女編輯就「噢喂」一聲笑了。這一笑倒好，作為陌生人初次見面的拘謹立刻消失了，彼此說話也比較隨便了一些。在去辦公室的路上，張蕾問女編輯剛才笑什麼？她仍微笑着說：「聽人家介紹你的名字，我原以為是個女同志，想不到，卻原來是……」可能因初次見面，她說話還有所保留，所以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張蕾聽了便接着她的話在說，「原來是個黑大粗的男人，對吧？」她只是笑笑，沒說什麼。

經過交談，張蕾才知道來者是《大公報》副刊編輯諸靖華，這次專程來山東紐約雜文稿。她先到了山東省文聯，省文聯又介紹她到山師找薛綏之（1985年去世）和張蕾兩位先生。

當時，思想文化領域正在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政治氣候還比較寬鬆，雜文創作也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氣象。為了繁榮文學創作，批評社會弊端，當時全國各地報刊都拿出較多版面刊登雜文作品；並紛紛派出編輯、記者，到各地聯繫作者，約寫雜文稿件。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大公報》的這位女編輯才到山東來約稿的。他們來到辦公室，談話便轉入了正題。張蕾當時已是省內有點名氣的雜文家了，在省內外報刊上發表了不少雜文作品。諸編輯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也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共同的志趣和愛好消除了彼此間的隔閡，所以二人初次見面便無拘無束

地談起了文學創作的若干問題，諸如新時代雜文的性質與特點，雜文的政治性和文學性，雜文的語言特點，以及雜文作者的顧慮與恐懼等……談了一會，諸編輯又在張蕾的陪同下，到教工宿舍去拜訪薛綏之先生。

薛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時在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講授現代文學。教學之餘，他常以「東方一」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雜文作品。薛先生不拘小節，生活隨便，工作經常「開夜車」。又因與愛人兩地分居，生活無人照料。他那間僅可容身的平房斗室，經常亂糟糟的。

走在路上，張蕾見諸編輯那娉娉婷婷、文文靜靜，通身透着高雅氣質的樣子，就暗自擔心，薛公的「雅舍」她能否進得去、坐得下？果不其然，當薛先生的房門打開後，一股濃重的臊味便衝門而出。張蕾不由得往後退了一步，下意識地瞥了諸編輯一眼，看她有什麼反應。沒想到她卻若無其事地走了進去。進屋之後，只見桌上地下散亂堆放着許多書籍、雜誌；床上的被褥沒有疊，零亂地堆在一起。最刺眼的是床前那個當夜壺用的痰盂，裡面滿是渾濁的「黃湯」，散發出令人窒息的臊味。面對突如其來的女賓，薛先生也有些尷尬。

他趕緊將痰盂往床下塞了塞，順手推了推床上的被褥，騰出了一席床角，讓客人坐下。張蕾則斜倚在牆角一個堆放雜物的破瓷字邊上。薛先生轉過身來坐在他那張舊書桌上。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諸編輯談笑自若地跟兩位作者交流思想，談編輯方針和寫作要求，並認真地向他倆約寫稿子。

談完工作，已近中午。諸編輯辭別了薛先生，離開了他那間小屋。路上，張蕾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便想替薛先生作些解釋。而諸編輯卻毫不介意地笑着說：「這沒有什麼，要不怎麼叫文人啊！她對作者的理解、寬容和尊重，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薛先生那裡出來後，諸編輯要回下榻的旅館。張蕾怕她回去錯過開飯時間，說不定

要餓肚子（那時不像現在這樣到處是飯店，不在食堂吃飯，就幾乎無處找飯吃），便堅持留下她吃午飯。那時，學校為了照顧教職工的生活，在食堂內另開了一個小炒部，在那裡可以炒兩個好一點的菜改善生活。張蕾把諸編輯帶到那裡，炒了兩個菜，又專門為她要了一碗米飯。雖是普通的飯菜，但諸編輯吃得津津有味。二人邊吃邊聊，談得很是愉快……

諸靖華回到北京之後，給張蕾來過兩封信，其中第一封信談了她到山東約稿的感受。她說，當編輯的人，有一個苦惱，就是外出約稿，常常會受到作者的輕慢，甚至有時還要吃白眼。她此次山東之行則不然，感到很溫暖。她深深領受到作者與編輯作為天然盟友的那種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真誠關係……讀了這些熱情洋溢的話，張蕾先生很受感動。

此後，張蕾應約給諸編輯寄去一篇雜文，是談關於兒童教育問題的。然而不久，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在全國展開。張先生寄去的稿子沒有發表，彼此的聯繫也從此中斷了。運動開始後，張蕾也因寫了一些雜文而受到批判。他心想，多虧寄去的稿子沒有發表。否則，這又會給他增加一條罪狀。尤其當時《大公報》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在上面發表雜文會帶來什麼樣的厄運，實在難以預料！

光陰荏苒，倏忽間已經過去六十個年頭。六十年來，世事滄桑，當年年輕的雜文作者張蕾教授已於2015年2月4日作古；而諸靖華編輯如果健在，也該是耄耋老人了。對於她身上體現出的那種老新聞工作者的良好的職業道德和不怕苦、不怕髒的工作作風；對於那種編輯與作者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真誠關係」，張蕾教授生前一直念念不忘。他衷心希望在實現「中國夢」的新征程中，過去的一些優良傳統能進一步發揚光大，也希望新聞界能有更多像諸靖華那樣的敬業編輯！

許冠文為理想奮鬥

■ 淑梅

■ 車淑梅

冷面笑匠許冠文（Michael）是當年的港事顧問，對於回歸20年的感覺就是當如度過一個節日，和家人孫兒去吃蝦餃燒賣和睇返兩場戲作慶祝；回想20年前回歸日心情非常緊張，幻想明天是不是一樣，過了20年發覺香港還是差不多，只是矛盾多了，相信女特首一定有辦法，因為女當家一定會用溫柔的方法。Michael是77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演藝人協會創會會長，經常組隊帶領演藝人士到內地扶貧，有人提議請他加入政界出選議員，但他對政治是冷淡的，自覺全無政治智慧，所以婉拒了。

數十年來Michael最愛的還是電影工作，他這條導演路由誤打誤撞加入電視台開始，「當年完了師範開始教書，後報讀中大，又要供弟弟們上學，在入不敷支的情況下，1967年無綫電視啟播，弟弟許冠傑（Sam）被邀演出Star Show，我順口請弟弟作介紹想多賺一點外快！初來甫到的澳洲老闆提出請他設計一個中學生問答比賽，不到半天他將80頁的計劃書呈交了，老闆驚為天人，他給我5,000元月薪，嘩！教書只有700，我掩着嘴巴不敢笑出來……接着和Sam合演《雙星報喜》大受歡迎，一年後老闆提出讓我到世界不同電視台去取經，我第一

次坐飛機好興奮，兩個月下來，我去了巴黎鐵塔、金門大橋、夏威夷海灘、富士山、自由神像……卻竟發現沒有一處地方及得上香港！」

Michael就把這份激情寫下來，請Sam配上旋律，一星期後《鐵塔凌雲》誕生，Sam抱着結他自彈自唱，可能與《雙星報喜》風格截然不同，沒有人提起，直至面對97回歸，香港人對這首歌起了很大的迴響。奇怪Michael有這份才華，為何至今只有這一首作品？「我這個人就是要有激情才能做事，要我再寫第二首，我寧願把時間花在電影創作上！我這方面的興趣是由李翰祥導演所感染，當年拍完了《大軍閥》，他請我喝酒吃飯也教我什麼叫做電影製作、剪接，原來將思想寫在紙上，再拍出來雖然辛苦，但看到這麼大的畫面真的好玩，我只有一个目標，就是當觀眾看完了我的電影作品，感到這個世界觀了！」

Michael感觸香港電影曾經帶領潮流，今天印度、韓國、泰國、台灣的電影起飛，人家一下子7,000萬票房，香港500萬便慶功宴，令人汗顏！曾幾何時這位喜劇聖手自編自導自演了許多賣座冠軍的電影，《鬼馬雙星》、《摩登笑鑣》、《半斤八兩》、《賣身契》、《雞同鴨講》等風頭一時兩兩，他更是第一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的影帝，但自從92年導演最後一套電影《神算》之後，已再無新作品面世……「現在我手上有一部癡狂劇本，講述要改變現在的悲情世界的喜劇，因為大家已進入無言的世界，十年不見，一見面第一句問我有沒有WiFi，這樣同魯賓遜漂流記的經歷是不是一樣呢？」他決意年尾或明年初付諸實行，相信好故事一定會找到好老闆，可惜許冠傑原則上已經表明無興趣再拍電影，因為舞台是屬於他的世界，加上弟弟許冠英的離世，他相信這個組合已成絕響。

今天的Michael繼續為理想奮鬥，在回歸20年之時寄語年輕人，應該以互相適應和誠意去化解怨氣，香港人一定得，因為我們由沒有飯吃開始自強，變奏適應能力大到不得了。

45年前一曲《鐵塔凌雲》風靡一時，到現在情懷依舊，全世界最可愛的地方是香港，最有智慧的人就是香港人！



■許冠文感觸香港電影曾經帶領潮流。 作者提供

祝陳柏宇新婚快樂

上星期日是歌手陳柏宇（Jason）結婚日子，現場到賀當然有很多傳媒追訪溫馨一刻。多謝柏宇仍記起我這個前任前輩，還告訴我他由出生到現在我也是有份支持他的人，所以在他人生大事一刻也希望支持他的朋友會出現分享他的快樂，我是其中獲邀請的嘉賓之一。

看到他們二人的甜蜜令我看到及想到更得意的體會，在我離開電台後看到人情在與不在的分別，亦在這溫馨場合上見到了一些薄情，但很多更有情的同行出現。

首先要說的是這年半最令我窩心的所有紙媒朋友，他們在每個活動中對我比以前做電台更要好，知道一個沒有媒體平台的人在這行業更需要有其他朋友支持；另外是一些唱片公司的朋友，因為沒有任何工作上糾纏反而令關係變得舒服；至於以前做電台時接觸機會更多，但現在大家沒有對抗機會以來得融洽了，反而見到前電台同事及其現任的高層奇怪的感覺一一出現，生硬的招呼，強顏歡笑的笑聲，不真實的候候，空洞的對話內容，全部出現仍任職的前同事身上。

也許我自己也有點生硬引致對話

在短短一分鐘時間內完結，接着步不一致地盡快離開現場。這次久別再遇的感受並不好過，但也只說一年半前被裁的人真心看到為自己而救世的面孔，才令今日各自像新相識的朋友一樣互相招呼！

現場當然充滿愛與夢的氣氛，但也有另一番得意風味，以前在電台出席任何邀請活動時入場會有很多人自動上前同我打招呼，但面感官覺官方得很，但今天在人多的場面上每個與我打招呼都是欣然快樂地步前向我親切地招呼，跟以往真的好不一樣的感覺。

可能以前的我真的不懂交際，又或是公司的關係，但怎麼都好，現在的感覺是最好的，因真真正正能看清楚真相。也給自己知道真實有愛的朋友，如新郎哥Jason，在此再祝他們兩人幸福快樂！



■陳柏宇結婚了，恭喜！恭喜！ 作者提供

何藩的香港

去看蘇富比的《何藩：鏡頭細訴香港光影》，年輕人很多。一九四零至六零年代的香港景物，加上攝影師的獨特觸覺，確很吸引。

而最重要的當然是何藩了，他就是當年邵氏的小鮮肉啊！由他演唐三藏真是不作他人想，配于倩演的蜘蛛精，是一絕，但我後來才知道他也是攝影師。今次在蘇富比大門海報上見到年輕的何藩，笑拿着Rolleiflex相機對正觀眾，不就是玄奘人間？！

何藩鏡頭下的香港很寧靜。和平後的城市新貌，西環碼頭、時彎時直的電車軌、線條簡潔的現代建築，都給攝影師很多構圖靈感。還有當時多數港人仍穿唐裝衫褲的人文風景，配上舊區唐樓、晾衣竹掛滿濕水衫褲成陣，路人舉頭可觸可見。多幀作品的背景都是街市、梯間、走廊、海旁，人物是在街頭作活、吃飯、買菜、帶小孩的媽媽，以至在樓梯走上走落、各行各路的人，都是上佳題材。

我跟一個小我一點的朋友去看展覽，有趣的是幾年之差，很多我極有印象的事物，她從未見過。有一幀是一條石板街樣樣的街道，有個小女孩手拿張半透明東西，像方形

■何藩自拍。 作者提供

